

特

集劇幕獨

虜俘

民康

中華民國卅壹年七月參拾日

昭和拾七年七月參拾日

UJ898
2898

次 目

俘

虜

狐

尾

左右爲難



3 2173 1255 6

二十九

七十五

B2
4
175

MG
1234
194

俘

虜
獨幕諷刺劇

康民創作

劇中人物

常鐵心——二十五歲的青年。

何愛媚——二十四歲的少婦。

小明——何愛媚的弟弟，十歲。

胡媽——何家的女僕。

時間 春天某晚八點鐘。

佈景 都市裏一間華麗的客室，傢具的式樣和顏色能充分的使人感覺溫馨，地上鋪着一條厚而軟的氈子。左壁一扇門通外面；後壁偏右面通內室的一扇門開了，可以望見樓梯最下的兩級；右壁有窗。

開幕時常鐵心跟着胡媽從外面進來，他雖然穿着一套很整齊的西裝，頭髮也刷得很光亮；可是態度並不浮滑，他的相貌很清秀；兩顆眼珠似乎不很

靈活，沒有風流的顧盼神飛；滿臉很正經的樣子，他的頭時常昂着，做像一個自命不凡的人；但是他的情感很容易衝動，他的意志也很薄弱，所以外界的引誘常常破碎了他的希望和抱負，此刻他進門時顯露出惶惑不安的神情，胡媽是個中年的女僕，模樣兒很傻。

胡媽 你在這兒請坐坐，我去請太太出來。（走向通內室的門。）

鐵心 喂！喂！我不是來找你們太太的，是你們小姐約我來的。

胡媽 （回轉身）小姐？我們這兒沒有小姐，祇有太太。（在燈光下她看清楚了他的容貌，忽然露出驚奇的樣子。）

鐵心 那也許我走錯了，晚上不清門牌的號數。

胡媽 不會錯，我們太太說過今天晚上有一位先生要來的。（她一面說，一面儘細細的打量鐵心。）

鐵心 請問你這兒幾號門牌？

胡媽 二十一號。（還是不睜眼的望着他）

鐵心 不錯啊——三十七二十一，Twenty one！這個數目還會記錯嗎？噯！你儘望着我做什麼？

胡媽 噢！你坐坐，我馬上去請太太出來。（轉身往內室，走不了兩步又回過來問話。）哦！先生！我忘記了你姓什麼？你方纔好像是說姓張吧？

鐵心 不是！不是！我姓常。

胡媽 噢！噢！長——長——長——長——長——長，嘻嘻！（傻笑）

鐵心 哎！不是長短的長——是常常的常！

胡媽 好！記得了，反正是一樣的聲音。（轉身走向內室，待到門邊又回過頭來再望鐵心仔細的認了一認；然後帶着驚奇的神氣跑上樓去。）

（鐵心給她看得有些含糊起來，摸摸自己的臉；忽然又想起了太太小姐的問題。）

鐵心 祇有太太，沒有小姐，哦！難道她已經是太太了嗎？

（他遲疑了一歇，向室內的陳設看了一週，便在一張小沙發上坐了下來，又將一隻腳輕輕的在又厚又軟的地氈上滑動；感覺到很舒適的樣子，他聽到樓梯上一陣高跟鞋聲，即刻站了起來，愛媚上，她的面貌十分豔麗，豔麗之中更透些媚氣；身材很豐腴，她有一對大而有光亮的眼，但時常半開着，更遮上一層長長的睫毛，透射出絲絲的光彩，現在雖是春夜，她穿一件短袖齊肩薄薄的旗袍却似夏裝，她走出門看見鐵心便微笑着招呼，好像很相熟的朋友，和鐵心靦靦不安的神情適成對比。）

愛媚 鐵心！你來了嗎？

鐵心 何小——噢，何太太！

愛媚 什麼？太太？

鐵心 不是嗎？嗯，這是你們老媽子說的，她說這兒祇有太太，沒有小姐。

愛媚（笑）那個蠢東西！她哄你呀！

鐵心 她哄我？噢，那麼我還得稱你一聲小姐哪！

愛媚 也不用稱小姐，我的名字你忘了嗎？

鐵心 沒有！沒有！愛媚！

愛媚 唔！我們坐了談吧。（坐下）

鐵心 噢！（坐下）你說有事情叫我到這兒來，請問是什麼事情？

愛媚 沒有什麼事情。

鐵心 沒有什麼事情？哦！那我今晚到這兒來，就覺得很冒昧，我想——

愛媚 喏！什麼冒昧不冒昧？你免了這一套吧！

（胡媽端茶上，又緊緊的瞅着鐵心，他又摸摸臉，愛媚却在暗笑，胡媽一壁望着他，一壁退進內室。）

鐵心 我想——嗯，我們今天在電影院裏纔是第一次遇見，也沒有什麼人介紹

過。

愛媚 人和人談話還要介紹嗎？邀你到我家來，你當真覺得冒昧的話，就爽直不用來！現在又何必假正經呢！

鐵心 （站起）請你說話客氣一點！這樣我可受不住。

愛媚 （也站起）噢！我忘了你是來做客的，而且今天是第一次到這兒來，第一天跟我相識，請坐！請坐！

（鐵心喜怒不得的坐下，一句話也說不出。兩人相對地望望，沈默了片刻。）

愛媚 （做作地說）啊！春天的天氣真好，春天的晚上尤其舒服，可是又真難受！不是嗎？（走向窗口，撩起窗幔）哦！月亮！（凝視着窗外月亮，若有所思。）月亮！你又是滾圓了，前幾個月都是這樣，前幾年也是這樣；你永遠不會改變，可是我的——（轉身，即刻掉換了語氣。）哦！鐵心！你

也喜歡看月亮嗎？（鐵心癡癡地望着她，沒有回答。）你不過來嗎？

（鐵心失魂落魄地站起來，慢慢地走向愛媚。）

鐵心（充滿了情感）愛媚！

愛媚（向他微微的一笑，轉身向窗外，嬌聲地說。）鐵心！你也喜歡月亮嗎？

鐵心（緊緊的貼靠着她，低頭注視她烏亮鬆軟的髮和雪白豐腴的頸；他陶醉了，仰起頭來吐一口氣贊美這造物的傑作，但同時窗外一陣清風吹來，晶瑩的月光更射進他的眼簾；他的頭腦頓時清醒，平日的抱負重新映現，他感到目前處境的危險，即刻改換了很莊重的語氣追問她。）

愛媚：請問你叫我到這兒來究竟有什麼事情？要真是沒有事情的話，我可得告辭了！

愛媚（很快的轉身打量着鐵心。）要告辭了？哈哈……

鐵心笑什麼？真奇怪！

愛媚 我笑你急得這付樣子，唉呀！我特地邀你來末，自然是有事情的囉！

鐵心 有事就請快說。

愛媚 別忙呀！人家又不跟你來什麼急口令，（走回沙發處）過來坐着細細的談
不好嗎？

（鐵心躊躇了一歇，跟着走向沙發，坐下）

愛媚 我先把家裏的情形告訴你，我的父親母親都去世了，我也沒有哥哥姊姊，
祇有一個十歲的小弟弟；在這一所房子裏連剛纔你見過的老媽子一共就是
三個人住。

鐵心 噢！（若有所思）

愛媚 雖然我的父母死後留下這所不算小的房子，還有很多的錢，可以不愁吃也
不愁穿。可是我眞苦死了，你想，房子是不會動的，錢又不能開口說話；
跟年輕的小弟弟和蠢俗的老媽子，一句話也談不來，在家裏除了吃飯便是

睡覺，祇得每天看戲消磨些時間。鐵心！你也常看戲嗎？

鐵心

不！我那兒來這許多空閒時間，今天我上電影院，在今年還是第一次呢。

哦！愛媚！聽你剛纔所說，我猜你叫我來的意思不過是要我陪你談談話，是不是？

愛媚

對了，你真聰明！可是你還祇猜着了一半。

鐵心

一半？就祇這一半，我已經要謹謝不敏了。愛媚！你該去找一個和你一樣空閒得祇有吃飯睡覺的大事的人來陪你談話，我可不能奉陪。

愛媚

噢！你大概是學校裏功課很忙吧？怪不得今天你在電影院裏還捧着一本書呢，不過我瞧你雖然是捧着書本，可是一定沒有能夠唸進去，也許因為你對於坐在你旁邊的我太注意了一點吧！

鐵心

請你別那麼取笑！（坐着很不安）

愛媚

哈哈，真有趣，愛，我問你，你在那一個大學唸書？快畢業了吧？

鐵心 去年我已經畢業了。

愛媚 那好極了，現在我可以告訴你請你到這兒來的另外一半意思了。

鐵心 什麼意思？

愛媚 我想請你做我弟弟的家庭教師。

鐵心 很對不起，我又得謹謝不敏。我現在一個中學教書已經很忙了。

愛媚 你本來就是教師，那不是更好嗎？嗯，我來猜一猜你教的是那一門功課？

鐵心 好，你就猜吧。

愛媚 你教——不對，身體太文雅了。

鐵心 什麼？

愛媚 （笑）我本來想猜你是教軍事訓練的。

鐵心 （站起，驚起地打量自己的身子。）我這樣子像一個軍事教官嗎？

愛媚 （越發笑）但是你的名字很像呢！常鐵心，鐵心，心如鐵石一般，還不像

一個軍事教官的名字嗎？

鐵心 你真會開玩笑，（坐下）嗯，我提這個名字倒真是含有意思的，我深深的感到一個人立志要做一點事業必定要有鐵一般堅固的心纔能不爲惡劣的環境所誘惑。

愛媚 但是鐵遇見了火不也就熔化了嗎！

鐵心 祇要往冷水裏一浸，可以變得更堅硬。

愛媚 再遇見火還是要熔化的。

鐵心 再浸在水裏，又堅硬了。

愛媚 永久的可以這樣下去嗎？

鐵心 一直到變成了百鍊之鋼。

愛媚 唔！鐵可以如此，人呢，經不得兩三次就老了。

（鐵心沒有回答，又在想什麼似的。）

愛媚 話說說回來，你究竟是教的那一門功課？

鐵心 ……………

愛媚 教國文——不像，太年輕，太漂亮；教科學的——也不像，缺少一付眼鏡；大概是教英文的，對了，一定是教英文的。

鐵心 錯了！我在大學裏唸的是政治，現在教的是歷史。

愛媚 教歷史，可真是想不到，噯，好極了！那你一定會講故事的，我記得從前中學裏教我書的一位歷史先生還會說書呢，說大書，說小書全會！

鐵心 我謹謝不敏，我是規規矩矩教書的，而且我教的是西洋史。

愛媚 那更好了，你就講些大年夜譚的故事，和魯濱遜漂流記我聽聽好了。

鐵心 愛媚！你怎麼這樣孩子氣。

愛媚 （望着鐵心儘是笑）你爲什麼喜歡做中學教員？

鐵心 我井不會說喜歡呀！

愛媚 那麼你就到我家裏來做家庭教師，每天教我弟弟唸書，陪我談談，不舒服些嗎？

鐵心 不！我想還是做學校裏的教員好些。

愛媚 爲什麼？

鐵心 ……………

愛媚 做學校教員是頂苦的事，人家都說是坐冷板凳。我想你們學校裏的待遇也不會好吧！

（鐵心依然在想，不回答）

愛媚 得了，別拉架子啦！我可以給你比學校裏加倍好的待遇，譬方說學校裏每月給你六十元，我就給你一百二十元。

鐵心 哦！你簡直是侮辱我，你不能拿錢來引誘我。

愛媚 笑話！引誘你？做不做還不是隨你便，我願意化多些錢請你做家庭教師，

原是我的一番好意，你倒說侮辱你？那還得要向你賠罪哪？

鐵心

愛媚——你爲什麼要化這許多錢請一個家庭教師，爲什麼不送你弟弟進學校

去？一百二十元倒夠用一年了。

愛媚

奇怪——我有錢愛這樣化，你憑什麼來管我？

鐵心

你瞧！我也不是——一番好意爲你打算嗎？

愛媚

哎呀！我不早告訴過你嗎？我的父母留下許多錢給我，不愁吃也不愁穿，

就苦的沒有人陪我講話呀！所以我請你教我弟弟書，一面陪我談談，陪我

玩玩。

鐵心

噢！原來如此，愛媚——我有一句話要問你，祇是不大好說出口。

愛媚

你儘管說好了。

鐵心

愛媚——你——你訂過婚沒有？

愛媚

哦——（嬌笑）自然是沒有。

鐵心（很正經地說）那我得勸你要趕緊一點兒啦！

愛媚 多謝你，這又是你的一番好意吧？（鐵心倒窘了）不過那真是一件麻煩的事，一層一節討厭得很，哎呀！我們不談得太遠了嗎？先解決了家庭教師的問題再說。怎麼樣？你答應了嗎？

（鐵心向她望望，躊躇不決。）

愛媚 這兒有空房間，你辭去了學校的事，就住在這兒吧！好嗎？

鐵心（一個意念，使他堅決地拒絕。）不！我想還是在學校裏的好。

愛媚（失望地）我真不明白你安着什麼心？憑良心說，這兒要比學校舒服得多，再說——你就不對我表一點同情嗎？

鐵心 正因為這兒太舒服了，（向室內陳設環視一週，然後再望着愛媚，比較輕聲的說，）而且你太可愛了。我怕——

愛媚（轉爲愉快，嬌媚地說。）你怕什麼呀？

鐵心 我怕——哦！愛媚！（滿腹的話，隨着情感的衝動，和盤托出了。）你以

爲我準備一輩子當教員嗎？我願意把我寶貴的一生，在學校裏平平穩穩，沒有波浪，沒有變化，沒有冒險，儘像機器一樣的過下去嗎？不！我有好的希望等着我去努力，不過我感到我的學識還不夠應用，同時即刻也找不着適當的機會，所以我纔暫時在學校裏教書，一面教書，一面自修；祇要有機會，我馬上就跳出學校。

愛媚 對了，現在機會果然是來了。

鐵心 這不過是一個舒服的機會，青年最怕的就是舒服，舒服會消滅人們的志氣，做一個譬喻：志氣好比是一個鼓足了氣的壯士，渾身全是勁兒，正在待機而動的時候；舒服就好比是一個妖媚的女人跑過來在壯士的頸子裏，或者腋窩裏那麼一呵癢；壯士一笑，鬆一口氣，什麼都完了。

愛媚 全是些廢話！怕舒服的人我倒不曾聽見過，噢，你在學校裏教書，就是貪

圖一個不舒服嗎？真是犯愁了的勞碌命！

鐵心

人有得勞碌，總還是好的，最苦的倒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時候，你說我在學校裏教書就是爲了貪圖一個不舒服，那也未免太過火了一點，我不是說過在學校裏可以一面教書，一面自修嗎？

愛媚

你在這兒也儘管自修好了，我決不干涉你。

鐵心

你說我在這兒也可以一面教書，一面自修？

愛媚

唔！

鐵心

不是還要陪你談話，陪你玩嗎？

愛媚

嗯哼！（微微的點頭，嬌聲的說。）

鐵心

一面教書，一面陪你談話，陪你玩，我還能自修嗎？

愛媚

爲什麼不能？

鐵心

愛媚！在這樣舒服的一所房子裏，站在這軟軟的地氈上，已經是渾身不得

勁兒。再加着你在旁邊，哦！我的心亂了，叫我還怎麼能夠自修？愛媚！
我——

愛媚（兩眼半開着，絲絲的光射向他臉上，嬌聲的說。）嗯哼？

鐵心（更迷惑地）愛媚！

愛媚 唔！

鐵心 我——

愛媚（俏皮地）怎麼樣？說下去呢！

鐵心 我——（好好地一句「我愛你」可是他真說不出口，結果他的害羞心反而引起了能的自覺，他條地站起。改換了語氣說。）我要告辭了。

（鐵心轉身便走，這一個意外的舉動使得愛媚十分吃驚；但聰明的她即刻想出了主意，她很快地跟着他走出去，沒等鐵心走到門口，她已搶在前面舉起一手撐在門上，攔住他的去路，鐵心不妨她會這樣，剛預備發話，但

一眼見到橫在他面前一條豐腴的臂膀，心突的一跳，他竟逃不脫肉的誘惑，再將他的目光逐漸移向她的面部時，終於脫口將方纔說不出口的一句話講了出來。）

鐵心
愛媚！我愛你！（他一面癡癡地說，一面便將身體湊上去親親她；但她真狡猾，反而閃避着他，跑回沙發原處。）

愛媚
（笑着說）看你一付正經的樣子，全是假的；第一天跟我相識，就說：「我愛你」！

（鐵心這個釘子碰得可真冤枉，事先明明是她迎上來引誘人；等到魚兒上了釣，她倒又使起刁來了。他終究還臉嫩，給她打趣得很不好意思，底下應該怎樣，他竟自沒了主意，便傻站在門邊，儘是望着她發楞。）

愛媚
好了，你要走就請便吧！（學着他的口吻）愛媚！我愛你！哈哈……
鐵心
（可真有些不甘心，轉身大踏步走近愛媚的身旁。）你不能這樣和我開玩

笑！愛媚——你不是要教我弟弟唸書和陪你談話。陪你玩嗎？

愛媚 但是你說的自修呢？

鐵心 那隨牠去吧！

愛媚 對了，這樣纔爽快，像個男子漢呢！

鐵心 愛媚！你爲什麼一定要找到我來做這個特別的家庭教師？

愛媚 這纔怪呢！我一定要找你？是你自己願意的哩！

鐵心 那你可不能抵賴。今天在電影院裏是你約我到這兒來的，剛纔我要走，又

是你攔住我的，愛媚——你爲什麼剛剛的選上了我？

愛媚 我也問你，爲什麼你要說：「我愛你」？

鐵心 這，這……這是兩個問題，哦！難道說你請我做家庭教師，也是因爲你

愛——

愛媚（假作嗔怒）什麼？

鐵心 哦！請你原諒！我說：我愛你，嗯，不過你也不能怪我這樣呢，愛媚！實

在是你太可愛了。

愛媚 你不是很可愛嗎？

鐵心 我也很可愛？這纔怪呢！我說話就不討巧，致於我的臉，嗯，還可以說是

清秀，不過我自己也承認，我老是擺出一付很正經的樣子，就是不愛笑；

要說什麼春風滿面，那我簡直是裝不出，要不然，我爲什麼到現在還不會

有女朋友呢？

愛媚 噢！你還不會有女朋友？（俏皮地搖搖頭）嘖！嘖！嘖！不太可憐了嗎？

可是我就喜歡你這模樣兒，唉呀！（笑）真像極了。

鐵心 像什麼？

愛媚 像一個人。

鐵心 （誤解她的意思）哎！難道說還不像一個人嗎？

愛媚（笑）我不是這意思，我是說你和某一個人很像，你像——

鐵心 像誰？

愛媚 像一個可愛的人。

鐵心 哦！愛媚——（靠近愛媚，）這屋子裏就是你和一位小弟——

愛媚 還有你剛纔見過的那蠢鴨子！

鐵心 噢，那個有點兒傻的老媽子，沒有別人了嗎？

愛媚 唔！

鐵心 那你真太寂寞了。

愛媚 謝謝你，不勞費心，（嬌聲說）現在——你可以告辭了吧！

鐵心 （再也制不住情感了）愛媚！你讓我親親——（上前擁抱）

愛媚 （半推半就）我們不是纔第一天認識，而且沒有人介紹過嗎？

（他倆擁抱着正要接吻時，突然樓梯上一陣足聲，小明上，胡媽跟在後面

。）

小明
姊姊！

（兩人急放開手）

愛媚
弟弟！你還沒有睡嗎？這時候跑下來！

（小明望見鐵心即刻露出很驚奇地樣子，胡媽在後面也不瞬眼的望着鐵心，鐵心真有些含糊起來了，舉起一手，摸摸自己的臉，愛媚却在暗暗的微笑。）

小明
（突然恐怖地喊起來）啊！我怕！（他躲在愛媚身後）

愛媚
怕什麼？

小明
（指着鐵心）鬼！鬼！

鐵心
（更驚奇，故意轉身看看）鬼？沒有！小弟弟別怕！有我在這兒。

小明
你就是鬼！你是鬼！

鐵心 哦！愛媚！你弟弟原來是有神經病的！

愛媚 胡說！他那兒是有神經病！

鐵心 （氣）哦！那麼我倒真是鬼了？

愛媚 （笑）弟弟！你別怕！他不是鬼！

小明 那麼他明明的死了，怎麼又活過來了？

鐵心 （驚怒）你什麼時候看見我死的！哦！真倒霉！

愛媚 弟弟！你別認錯了人，你再仔細的看看。

小明 （從愛媚身後走出，還帶些害怕的樣子，又細細的打量鐵心。）他不是死

去的姊夫嗎？

鐵心 （大驚）死去的姊夫？

胡媽 （從後面走上前）唉呀！真像極了，要是半夜裏看見了，我也準以爲是鬼出現呢！

鐵心

（恍然大悟，頹然倒在沙發上。）我明白了！你把我當作死鬼的替身！哦！謝謝你！小姐！不！我說：太太！

（愛媚走上前緊緊的靠在他身邊，帶着得勝的微笑，輕輕的舉起一手撫摸鐵心的頭髮，小明和胡媽驚奇地相對的望望，幕徐徐閉。）

狐

尾

W. W. Jacobs

原作

康民
改編

劇中人

范祖安

范妻

范漢保

毛禮時

沙博遜

I.

佈景

一間客室，地處荒僻，但離城并不很遠。後壁左角有一扇窗。向前三四步有三級梯子，上面是一扇通內室的門。沿左壁再向前是一隻碗櫥。貼靠着後壁

正中，放着一架舊風琴。在後壁右面向台前伸出一方角，就在伸前的後壁上有一扇大門。門的內面，有一隻信箱。大門向前兩三步靠着右壁放一張半桌。再往前是壁爐，左右有兩隻小沙發。室中放一張圓桌，三把椅子分列在圓桌三面，另一把椅子在風琴前。壁上掛一座鐘。

啓幕時范妻坐在壁爐前面小沙發上留心着爐上一壺快沸的水，她時時微笑地觀察着祖安和漢保。他們正坐在小圓桌近壁爐一折角兩把椅子上着象棋。看樣子，老頭子祖安快輸了，頭髮已搔得蓬鬆，眼鏡高高的架在額上。年輕的漢保面有得色，有把握勝利似的走了一步棋。接着是祖安的苦苦思索。圓桌上燃着一有罩的燈。大門緊閉着，窗幔也垂着；但依然可以聽得室外的風聲。

祖安（他終於走了一步，自料可以得勝。）嗯！這一下，我的孩子！可要贏你

了！

漢保 爸爸！你用心過分了。

范妻 （向漢保）他想了這半天，可真是贏了你嗎？

漢保 哦，沒有，他祇顧要贏我，却沒防自己先輸。不信等着瞧！（他在想怎麼樣進攻。）

祖安 （打擾他）你聽——外面風好大！

漢保 （不在意地）我聽見。

祖安 （繼續打擾他）我想今晚毛禮時也許不會來了。

漢保 將……將……將！逃到那兒去？往左有馬守着！

祖安 我往右！

漢保 嗯哼！大元帥對着你。

祖安 怎麼樣？你大元帥總不能飛過來殺我的將軍。

漢保 依照象棋規則，這邊有大元帥，你將軍就不能躡邊。（站起）

祖安 規則！我不要依照刻板的規則！（他賭氣將棋子抹亂）刻板的規則就同單調的生活一樣討厭！

漢保 （走向左後角窗前）爸爸！我想毛禮時快來了。

祖安 天氣又這樣的壞！老是括風，下雨。門前的路上全是泥漿。哼！反正也沒有幾個人走這條路，冷清清的就祇我們這一家。

范妻 （站起）祖安！別生氣！我想你明天也許會贏的。（她走向碗櫥那邊取出玻璃杯和茶葉筒。）

祖安 明天也許——什麼？你說我生氣？（忍不住笑出來）我應該高興。因為——
范妻 兒子比老子更強！

（老夫婦相視一笑。祖安站到壁爐那兒燃一支烟捲。）

漢保 （向前走到台中）再說，這兒地方也不壞，雖然冷落了一點，可是離城也不遠；祇少我覺得這屋子很舒服。爸爸：要不然，你也不會把它買下來的

。是不是？

祖安

買是買下來了，可是賬總付不清，一直到現在，我還拖欠着五百塊錢呢！

漢保

（撐在正中向外的椅子上說）別擔心！這一筆錢我不久就可以把它賺出來，廠裏已經答應要加我薪水了。

祖安

但是你自己也得留點兒，準備結婚的費用。

漢保

不！爸爸：我不想結婚。

范妻

漢保！要趕快一點兒了。我希望你娶一個溫柔，賢德的好媳婦兒。

（她將茶葉分放在茶杯裏，拿到圓桌上。）

漢保

早得很呢！媽！往後的日子真是長着；現在我的機器不讓我分出時間去談

戀愛，告訴你，機器還會吃醋呢！

祖安

（玩笑似的）我晚上醒來的時候常常這樣想：要是漢保打一個瞌睡，讓他的發電機出一個毛病；全城就立刻變成黑暗的世界。天啊！那是多麼有

趣的一回事啊！

漢保 有趣？那我可倒了楣啦！

（敲門聲）

范妻 聽！

（敲門聲更響）

祖安 （走去開門）一定是他，是毛禮時來了。

漢保 這位古怪的先生，瞧他今天講些什麼希奇的神話？

（他將棋子收拾起放在風琴上。）

范妻 祖安！別讓他把門都敲破了。

（她忙着將椅子放整齊些。）

祖安 （把門祇開了一點點，使勁地把風抵住。）快擠進來吧！這樣大風把門都要吹了。

（毛禮時上。他是一個退伍的軍官，左臂已截去。）

禮時 勵害！勵害！在離此地三里路的公墓那兒，一陣風差一點兒沒把我頭髮吹了。

（祖安幫他脫去大衣，他頸裏圍着一條奇特的狐尾。）

漢保 毛先生！怎麼？你圍着一條女人用的狐尾？可就是光光的一條尾巴？（他想拿着看）

禮時 （連忙避開一步）噓！別瞧它這麼小小的一條狐尾——（即刻改變了語氣）冷天沒有圍巾，就拿它派派用處。

范妻 漢保！別儘打擾毛先生。他一定吹得很冷了，快些過來烤火吧！

（她去泡茶）

禮時 大嫂：謝謝你！（他走近壁爐取暖，轉身又向漢保說。）今天沒輪着夜班嗎？

漢保 輪着夜班。還有半個鐘點就要去了。

（祖安將范妻沖好的茶，遞一杯給禮時。）

祖安 禮時！喝一杯熱茶吧！

禮時 （嗅一嗅，把它放在半桌上。）老朋友，你向來知道我不愛喝茶的。

范妻 （懂得他的意思）那麼我替你燙點兒酒吧！今天還留着些紅燒牛肉呢！

（她忙着在火爐上燙酒）

禮時 （大喜）啊！大嫂！真是多謝你了。（他掏出手帕揩去頭臉上的雨水。）

范妻 嘖！嘖！怎麼下雨天不帶一把傘？

禮時 雨傘？呵呵！我們當軍人的從來就不用雨傘。打杖的時候在壕溝裏逢着下

雨，就得躺在泥水裏；嘴乾的時候，還得嘗茶喝！什麼雨傘，陽傘，那一

套全是太太們的玩意兒！

漢保 毛先生！我媽是一番好意來問你的。

禮時 我知道。但是太太們的好意，當軍人的向來是不敢領受的，大嫂！別生氣

！我毛禮時原來就是一個老粗。

祖安 夠了！請坐下來準備喝酒吧！

（范妻取出杯子，筷，和牛肉。）

禮時 （把狐狸放在圓桌上，嗅嗅牛肉。）唔！好香的牛肉！

（范妻斟酒）

安 我陪你喝一杯。

（兩人坐在圓桌左右兩邊對飲。）

禮時 （舉杯，嗅嗅酒。）唔！好酒！好酒！（他飲一大口，看見漢保在喝茶。

）嚶！你喝的不是酒，是茶嚶！

漢保 （坐在圓桌後正向台下的椅子上笑着說）我嗎？想喝也不敢喝，你知道我們管機器的全靠着頭腦冷靜，眼明手快。要是喝了酒，說不定飛輪上的皮

帶會把我捲了去！

范妻 哦！漢保！別那麼說！（她坐在火爐前的小沙發上。）

漢保 （笑）媽！別怕！說着玩的。

禮時 啊！你們電機匠好像是變戲法的。把機器那麼一板動，電燈就全亮了。

還有什麼電車，電氣爐子，電器冰箱，無線電……勵害！勵害！你們電機匠真是變戲法的。

漢保 （將臂肘碰碰祖安。）噯！爸爸！你會變戲法的，上一次跟那個走江湖的學來的一套空帽子變出雞蛋，你來表演一次好吧！

禮時 我來先變一套！你瞧！杯中有酒。（一飲而乾）變成空杯！

祖安 變得好！這倒是真功夫。漢保！替毛先生斟酒。

禮時 這一套戲法是最拿手的了。

漢保 （替禮時斟酒）爸爸！變一次吧！我替你去拿雞蛋去。

祖安 哎！雞蛋拿來了還變什麼？要空帽生雞蛋啊！

禮時 哈哈……

漢保 說穿了也不要緊。戲法本來是假的。那些走江湖混飯吃的還有什麼真本領嗎？

禮時 噫！那你可不能這麼一概地說啊！

漢保 祇有毛先生剛才酒杯變空的一套戲法是真的。哈哈……（老夫婦都笑了）
禮時 （忽然正經地向漢保說）你年紀輕，不曉得走江湖的真本領。咦？這杯子又空了。

祖安 再來酒！唔！看樣子今天又有故事聽了。禮時！講些走江湖的真本領出來聽聽。

（漢保斟畢酒走到爐邊坐在地下，背心靠在他母親膝上，大家都準備聽故事。禮時端着桌上的狐尾，發呆地想。室中靜寂片刻，可以聽到外面的

風聲。）

祖安 難道說這條狐尾還有什麼來歷嗎？

禮時 （一面沉思，一面慢慢的飲酒。接着微微的點頭。自言自語地。）說起來你們也許要不相信。

祖安 我相信的。你說吧！

漢保 我可不信。但是我愛聽你說。

（禮時突然舉杯一飲而盡。拍的一聲放下酒杯。一手抓起狐尾，怒目注視着它。却一言不發。祖安伸過頭去也想看看清楚。）

禮時 看起來是一條平常的狐尾，光光的一條尾巴，比普通的還要細小。但是——他媽的！

漢保 （站起拿狐尾）我看看！

范妻 漢保！拿來我也看看。

漢保 這又有什麼希奇？（遞給他母親。）

（風聲）

范妻 （拿着狐尾發一寒顫）聽！外面風好大！

禮時 （走過去取回狐尾。面向壁爐。火光照着他的臉，他追憶地說。）這是十

三年前的事了。一個走江湖的把這條狐尾傳給了我。他說：他費了三十年的功夫把它修鍊成一件希世的法寶。有了它，就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的東西。（很正經地）不過，他說：拿到這條狐尾的祇有三個人，（他向大家看看）每人可以得到三個希望。

（范妻聽得駭異地笑了。）

祖安 噓！聽他說下去！

禮時 （沈着地）但是——雖然希望都能達到，這三個人都會後悔的。

祖安 但是這些希望怎麼能夠應驗的呢？

禮時 他沒有說。這些希望都會很自然的應驗，就如命運預先註定的一樣。

漢保 那你爲什麼不試一試？

禮時 （態度嚴重地，停了一歇才說。）我試過。

漢保 你已經有過三個希望？

禮時 （正經地）是的。

范妻 都應驗了嗎！

禮時 （面對着熊熊的火光）都應驗了。

（靜默片刻）

祖安 還有別人希望過嗎！

禮時 就是它的原主，那走江湖的。（他似乎在追憶前事）哦！是的，他得到了

他的三個希望。前面兩個希望是什麼，我沒有知道。（加強語氣）但是第

三次是他希望最後的安息，希望死去！

（聽者凜然心驚）

所以我才得到了它。

（靜寂片刻）

漢保（他不信，微笑地說。）他爲什麼那樣傻？不會希望些幸福的事嗎？

（禮時感慨地搖搖頭）

祖安（忽然抱着希望般地說）禮時！你已經有過三個希望，那它對於你不是沒

有效用了嗎？

禮時（端相着手中的狐尾）真奇怪！有時候我想賣了它，可是我又不願意：因

爲它所給的不幸已經很足夠了。再說，別人也不要買它。有人以爲我在說

鬼話，有人似乎有點兒相信，可是要先試驗一下然後再肯付錢。

（全都笑了，帶點兒駭怕的笑。）

范妻 假使它能再給你三個希望，你要不要？

禮時（注視着托在手裏的狐尾，慢慢的說。）再——給我——三個——希望？

（突然瘋狂地將它往火中擲去。）他媽的！鬼纔要呢！

（大家震驚地騷動着）

祖安（急忙搶起擲在火邊的狐尾）你這是幹什麼？（他退後兩步）

禮時（跟過去想取狐尾）燒了它！燒了這惡魔樣的狐尾！

范妻 祖安！把它燒了把！

祖安（緊緊的將狐尾掩在身邊）不！你不要就給我好了。

禮時 我不能給你！我不能害你，我得毀了它。你聽着！你要留着它，將來發生

任何事情，你可怨不了我。哦！你還是丟了它吧！

祖安（堅決地）我一定要保存它。漢保！你說怎麼樣？

漢保（靠着左面碗櫥笑着說）你要留着就留着好了。其實還不是一件廢物！

祖安（看着手中的狐尾）廢物？我希望——（他意思要說：我希望它還有點兒

用處。）

禮時

（誤會了意思。急忙阻止他說下去。）不！你不能這樣隨便的來！要不然，你得到的不一定是你所希望有的。你得舉起你的右手，握住這狐尾。然後很誠意地提高了你的嗓子說出你的希望。哦！祖安！但是我勸你別試了！勸你別試了！

范妻

祖安！你就別試了吧！真的，像這樣念咒似的，希望來的東西還會有好的嗎？

禮時

對了！大嫂！你勸勸他吧。

祖安

不！我一定要試試。我希望——

禮時

（把他右臂按下去）住嘴！就是你真的要試，你也得希望些近情的事。別過分的妄想。哦！我的心亂了。我的大衣呢？

（祖安將狐尾懸在桌上）

漢保 等一會兒，跟我同走吧！我就要上工去了。（他上前幫助禮時穿大衣）

禮時 不！我先走了。我得趕緊出去把頭腦清新一下。我不要在這兒看着他希望

。祖安！這是我最後的勸告了。你得留神點兒！

祖安 （幫他把大衣穿好）得了。禮時！你還爲我們操心嗎？（給他錢）這一點

兒，恩——請你收下吧！

禮時 （拒絕着）不！我不要！

祖安 （硬塞在他手中）要的，老朋友！你要的。（開門）

禮時 （轉身向大家）各位再見！（向祖安）把它丟的火裏的好！

全聲說 再見！

（禮時下，祖安關上門。回身走到壁爐邊，注意着狐尾。）

漢保 （走向左面）毛禮時真是個怪人！滿肚子的鬼話！

范妻 （走近祖安）你給了他錢嗎？

祖安 一點兒，他還不要。是我硬塞在他手裏的。

范妻 瞧你！錢又在發霉了。

祖安 （拿起狐尾端相着）現在我倒有些猶豫不定——

漢保 什麼？

祖安 我想要不要把它丟在火裏燒了？

漢保 （笑）恐怕有點兒捨不得？我們還要靠它發財享福呢！

范妻 現在把它丟在火裏？哼！你不化錢，頭腦就不會清醒！

漢保 希望做一個皇帝吧！那你什麼全有了。而且，再也不會怕老婆了。

范妻 （隨手在半桌上拿起雞毛帚，趕過去打漢保。）你這小——

漢保 （繞着圓桌逃走，一邊笑着說。）媽！饒了我！饒了我吧！

祖安 安靜些！安靜些！

（漢保轉身捉住母親的臂膀，吻她的額。）

我希望——（他右手舉起狐尾）哎呀！我真想不出該希望些什麼？（他希望漢保，露出愉快的笑容。）其實我所希望的，早就得到了。

漢保（走上前，一手搭在祖安肩上。）爸爸！假如你能還清了這屋子的債務！

——希望不希望？（笑）試試看！就希望這五百塊錢！

祖安（走近火爐邊）依你說吧！

漢保我來替你奏樂。（他走到風琴處）

范妻算了吧！祖安！瞧你真發傻了。

漢保爸爸！預備！（他彈起琴來）

祖安我來試試看！（他舉起狐尾，害羞的說着。）

我希望五百塊錢！

（琴聲一振。全時祖安銳叫一聲，手一鬆，狐尾落地。）

全聲說：怎麼啦？

范妻
漢保

祖安（驚怖地望着狐尾）它會動的！我正說出希望的時候，它像一條蛇似的從我手裏溜了出來。

漢保（走過去檢起狐尾）笑話！這麼一條尾巴還會動嗎？（把它拋在半桌上。）你別跟我活見鬼了。

范妻（笑）怎麼樣？（向室內四週看看）我沒看見有五百塊錢哩！我想我永遠不會看見吧！

祖安（纔定了神）謝天謝地！總算沒有遭殃。可已經把我嚇夠了。

漢保十一點半，我該上工去了。（他在穿大衣）今天晚上我們家裏是多麼的有趣！

范妻我也要睡了。噯，明兒早晨回家吃早飯，別遲了叫人等得心焦。

漢保像往常一樣，九點鐘回家。可是別等我，你們先吃好了。（他穿好大衣，拿一頂雨帽。）媽！晚安！（吻她。她燃一支洋燭。向左走上三級梯子進

內室去。漢保走向右面父親身邊。（爸爸！你會在你的床上，找着那五

百塊錢。

祖安（迷惘地抓住漢保的手臂）它從我手裏溜出去。漢保！

漢保 唔！等會兒在你房裏窗口還有一隻狐狸精睜着眼睛瞧你數鈔票哪！

祖安（陪他走向大門）我的孩子，別跟我開玩笑了。

漢保 爸爸！可是你也別太認真了。（開門）哎呀！老天爺！括這麼大的風！（

他轉身向父親一揚雨帽做一作別的姿勢。）我去了！

（祖安搖頭輕歎一聲。關上門，門門似乎很緊。關門時很費勁。）

祖安 這門門又不靈便了。明兒早晨再叫漢保修一修好。

（他走到圓桌邊熄了燈。不由自主似的走向火爐邊坐下。注視着爐內的火

。他臉上漸現恐怖狀。）

祖安（銳聲喊叫）媽媽！媽媽！

范妻（出現在三級梯上門口，她手中拿着一枝洋燭。）什麼事？

（她走近他）

祖安（竭力壓制住自己）沒有什麼！呵呵！我在爐火裏面看見一張臉。

范妻 跟我來吧！

（她拉着他的臂膀走向梯子。當他踏上第一級梯子時，又轉過頭來恐懼地望着爐火。）

——幕暫閉——

II

翌晨。陽光從窗外射進。圓桌移近窗口。范妻站在桌邊剛安置好了早餐。

祖安向窗外右面張望着。

范妻 這樣冷的早晨，漢保還得走着回家。

祖安 唔！快九點鐘了嗎？

范妻 （看鐘）還差十分鐘。

祖安 那他現在已經走到公墓那兒了。

范妻 （坐下）坐下來！我們先吃吧！你知道漢保最不喜歡我們等他吃早飯的。

祖安 我倒不想吃，（也坐下）身子好像有點兒不舒服。

范妻 誰叫你昨天晚上發傻似的想着那五百塊錢，說了一晚上的夢話。累我也讓

你吵得沒睡着。

祖安 我做了許多的惡夢。真奇怪！我怎麼總想着要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似

的。

范妻 你放心好了。就拿五百塊錢的鈔票扎在一起扔在你頭上，也打不痛你的。

祖安 不！現在也許是我們所意想不到的。但是事情很自然的發生以後，就如毛禮時所說的好像命運預先註定的一樣。

范妻 你聽他鬼話？我問你：你希望的五百塊錢拿到了沒有？狐尾！祇有你這傻子化大錢去買這一條毫無用處的狐尾！

（她突然聽到郵差急促的敲門聲，驚駭地站起來。）

哦！這是什麼？

祖安 我想一定是郵差。

范妻 （瞥見門外投進一封信）真的！一封信。

祖安 你猜是誰寄來的？

范妻 祖安——祖安——也許——？

祖安 也許什麼？

范妻 也許是五百塊錢。

祖安 唔哼！你自己也說鬼話了，既然這麼說，爲什麼不快把信拿過來看看？

范妻 （走去拿信）祖安！很厚的一封信。真好像裏面有什麼東西似的。

祖安 寫給誰的？

范妻 你的（她將信交給祖安）

祖安 （捏捏信）嗯，不是現鈔。大概是一張支票吧，哦！我的眼鏡呢？

范妻 讓我來替你拆開。

祖安 （焦急）你別動！哎呀！我的眼鏡在那兒？

范妻 別讓橫財迷昏了你的心！

祖安 快替我把眼鏡找一找，好不好？

范妻 （從壁爐架上拿起眼鏡）在這兒，它對你看着呢！

（祖安拆信）

當心！別把支票撕破了。

祖安 你別急我了。（他讀信）祖安先生：見信請即刻繳付前欠房金國幣伍百元。

（他和她相對望望。祖安坐在圓桌邊一聲不響地吃他的早餐。范妻無聊地走到窗口。壁上的鐘鐺鐺的敲了九下。）

范妻 九點鐘。漢保要回來了。他假如知道了剛才的事，又要笑死了。

祖安 你又打算告訴他了。你少說幾句話；就會難過嗎？

范妻 我一定要告訴他。你還怕他譏笑你嗎？瞧你昨晚那付見鬼的神氣。差一點沒笑痛他的肚子。

（她向窗外右面張望。）

祖安 可是它真的動的！我跟你發誓說，那條狐尾真會動的。

范妻 （她正在望着外面，不經意地附和着他。）它真會動的嗎？

祖安 你還不相信？昨天晚上我嚇成那樣子，你沒有看見嗎？

（她不回答）

噯！你不在聽我說話嗎？你在看什麼？

范妻 沒有什麼！

祖安 （仍低頭吃着早餐）你看見漢保來了嗎？

范妻 沒有。

祖安 往常這時候、他已經到家了。噯，你究竟在看什麼？

范妻 沒什麼，一個不相干的男人。

祖安 那有什麼看頭？（他繼續吃着）

范妻 他就站在我們大門的前面，好像要進來似的。但是他又打不定主意。

祖安 全是你的胡思亂想。

范妻 他走了——哦，不！他又回來了。

祖安 別讓人家瞧見你這樣偷看着。

范妻 (興奮地) 他在端相着我們的房子呢！他要敲門了。不！他又轉身走了。

祖安！他那付樣子很像一個律師。

祖安 那又有什麼相干？

范妻 也許他是——你別笑呢！也許是來送我們五百塊錢的。

祖安 得了，你再也別提這五百塊錢。提起了就叫我頭痛。

范妻 (無聊地又望窗外) 噢？他又回來了。這一次好像下了決心似的。他真的來了，唉呀！祖安！你瞧我們穿得這樣子，頭髮也沒梳好，怎樣能見客呢？(她慌忙一手理髮，一手整衣衫；走到右面爐邊。)

(敲門聲)

祖安 怎麼？他真的來了？也許是他走錯了。(也走到爐邊)

(范妻開門。沙博遜上。他穿得很齊整，手中拿一頂帽子。他站在門口。)

博遜 請問這兒是姓范嗎？

范妻 是的——先生——請進來吧！

（他很不安地走進來）

我們這兒很髒的，弄得不像樣。（向祖安責備地說。）哦——瞧你——衣服也沒穿好！

博遜 對不起，我這麼早就來——嗯，我的名字叫沙博遜。

范妻 哦——沙先生！（移一張椅子給他）坐——會兒嗎？

博遜 （在台中直立着）謝謝你——我想不———嗯，我想不用坐了。

（他沒有話說下去。室內靜寂片刻。）

祖安 （竭力想出一句話）今天天氣倒很好。

博遜 是的——是的——（他鼓起勇氣說）我的名字是沙博遜——我到這兒來是——

范妻 也許你是來看漢保的。他即刻就要回來了。（指圓桌上）他的早餐——

博遜（急忙打斷她的話）不！我不是——（閒歇片刻）我是從電機廠裏來的。

范妻 那你該和他一塊兒來了。

（祖安已料到事情有點兒不妙。他溫存地將一手搭在她肩上。）

博遜 不！不！我——一個人來的。

范妻（有些感到不安）你來有什麼事情嗎？

博遜 我特地來報告——

范妻 哦！漢保！是漢保遭遇到什麼不幸嗎？是他受了傷嗎？他受傷了嗎？

祖安（安慰她）噯！媽媽！別那麼急！聽這位先生慢慢的說。我想他不一定是帶壞消息來的，是不是？噯——先生！

博遜 我心裏很難過——

范妻 真的是他受傷了嗎？

（博遜低下頭。）

受傷嚴重嗎？

博遜 很嚴重。（他轉過身去）

范妻 哦！祖安！（她撲倒在祖安身上）

祖安 他現在很痛苦嗎？

博遜 他現在已經不痛苦了。

范妻 哦！謝天謝地！謝天謝——（她發楞地望着祖安。她突然領悟了博遜的意思。她迅速地走過去抓住博遜的兩臂，用力將他身子轉過來。）你是說——？

（博遜別轉頭避過她的視線。她失去了知覺似的走回丈夫身邊。祖安握住她兩手，扶着她坐倒在爐邊的小沙發上。他就立在她身邊。）

祖安 （他的聲音已發毛）說吧！先生！

博遜 他正在和他的夥伴講一個故事，據說就是昨天晚上這兒發生的一件事。他——

面講一面笑——沒防備機器上飛輪的皮帶把他捲了去！

（范妻哀痛地飲泣着）

祖安 飛輪上的皮帶把他捲了去——是的——我祇有這麼一個孩子——太慘了！

先生！太慘了！

博遜 （克制着自己的情感）廠裏特別叫我來致意，說對於你們這莫大的損失，

很表惋惜——

祖安 （兩眼失神似的睜大着）這——莫大的——損失——

博遜 我是被派遣來的，他們叫我——

祖安 這——莫大的——損失——

博遜 （將一個封袋放在桌上，轉身向着大門。）他們說：依照章程，廠方是不負任何責任的。但是爲了你們兒子工作一向很努力，所以他們自願拿出一筆錢來作爲賠償費。

(他走向大門)

祖安 這——莫大的——損失——(突然驚怖地。)多少——多少錢？

博遜 (走到門口) 五百塊錢。

(博遜出門)

(范妻慘哭一聲。祖安苦笑着。像瞎子般伸出手摸索着走向大門。范妻兩眼無神地瞪視着他，兩手在祈求似的向他舉着。)

——幕暫閉——

III

圓桌上殘燭將盡。祖安在小沙發上假寐。范妻拉開窗幔張望着外面。

祖安（驚醒過來似的）媽媽！媽媽！

范妻 唔！

祖安 你在那兒？

范妻 在窗子這兒。

祖安 在做什麼呀？

范妻 看着那條路上。

祖安 有什麼用？還有什麼用呢？

范妻 那邊就是公墓，我們的漢保就睡在那兒。

祖安 是的——在上禮拜的今天——現在幾點鐘了？

范妻 不知道，鐘已經停了。

祖安 是的，現在幾點鐘與我們都不相干了。

范妻 他不回來了，永遠不回來了。

（沈寂片刻）

祖安 走過來吧！在窗口那兒別受了涼。

范妻 他那兒要冷得多呢！

祖安 永別了！我的孩子！

范妻 我們活下去，一點生趣也沒有了。

祖安 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范妻 希望！我恨它！希望？（她突然喊出一聲）祖安！

祖安 媽媽！我要求你！別再那麼大驚小怪了。

范妻 （顫着聲音，焦急地說。）狐尾！那狐尾！

祖安 （疑懼地）怎麼樣？狐尾又怎麼樣了？

范妻 我要它！我要那狐尾！

祖安 你別提了！別提了吧！

范妻 我要它！你給我找一找！找一找呀！

祖安 （在壁爐架上找着）這兒，在這兒了。你還要它幹什麼？（他仍把它放在原處）

范妻 我怎麼這些天一直沒有想到？你怎麼也沒有想到？

祖安 想到什麼？

范妻 還有兩個希望。

祖安 什麼！

范妻 我們祇希望了一次。

祖安 （悲慘地）那還不足夠嗎？

范妻 不！我們還要希望一次。

（祖安走開兩步，范妻拿起狐尾跟他過去。）

拿着！快拿着！再希望——

祖安 （避開狐尾）希望什麼？

范妻 哦！祖安！祖安！希望我們的孩子復活！

祖安 我的老天爺！你瘋了嗎？

范妻 拿着！拿着它說去你的希望！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祖安 上床去睡吧！你太興奮了。

范妻 既然第一個希望應驗了。為什麼第二個不能應驗？

祖安 他已經死了七天啦！哦！媽媽！他給機器捲成那樣子！血肉模糊的一片。

我祇能認出他的衣服。他們連看都不許你看。哦！媽媽！你現在還忍心要見他嗎？

范妻 （唏噓着）我一切都不顧！我祇要他回來！我祇要他回來！

祖安（摸着狐尾，手就發顫。）不！我不敢碰它！

范妻（將狐尾扔在他手裏）希望！希望！

祖安 媽媽！

范妻（瘋狂地）希望！她又走上去在他耳際哀求地說）希望！

祖安（被迫地）我——我——希望——我的孩子——復活。

（他銳叫一聲。掉下狐尾。燭火隨聲熄滅。他倒在椅子上。范妻急忙跑過去拉起窗幔，她站在月光中間。）

（靜寂片刻）

范妻 他沒有來。

祖安 謝天謝地！謝天謝地！

范妻 什麼也沒有。望過去，這麼一長條的路上，光光的，沒有一件有生命的東西。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在我們往後的生命裏也什麼都沒有了。

祖安 除了我們倆冷清清的，一切都祇能去回憶了。

范妻 （慢慢的走回爐邊）我們太老了，一切都倚賴着他，我們已經失去了重新振作的精力。現在我們一切都感覺不到。祇有空虛和黑暗！（他倒在小沙發上）

祖安 這樣的日子反正也是不長久的。

范妻 但是現在每一分鐘都夠長的。

祖安 （站起）這樣烏黑黑的，我受不住了。

（他走向碗櫥那邊）

洋燭在那兒？（他找到了，拿到圓桌上。）火柴呢？火柴在那兒？我們不能在黑暗裏面再坐下去了。

（他摸到火柴，擦亮一根，照着她的臉。她正在吞聲飲泣。）

別儘是這麼悲傷了。媽媽！

范妻 別再喊我媽媽了。永別了！我的孩子！

祖安 （燃亮洋燭）上床去睡吧！跟我來吧！（他一手拿洋燭，一手牽她，！

范妻 （仍坐着）不論我在這兒，在床上；或是任何地方。我的心靈總和我的孩子

在一塊兒。我和孩子——

（輕輕的一下敲門聲）

范妻 （驚異）那是什麼？

祖安 （安慰自己）一隻老鼠。這屋子裏有的是老鼠。

（較響的一下敲門聲）

（范妻吃驚地站起）

祖安 （抓住她臂膀）別動！你預備做什麼？

范妻 （失魂落魄似的）我的孩子！漢保！我忘了他離開此地有三里路呢！你爲什

麼拉住我？我要去開門。

（斷續的敲門聲，愈敲愈響。）

祖安（拉住她）我的老天爺呀！

范妻（掙扎着）放我去！

祖安 不要去開門！

（他拉她到左面）

范妻 放我去！

祖安 想一想你會看見什麼？

范妻（拚命地掙扎）你想我會怕我自己親生的孩子嗎？放我去！（她掙脫他的手

，跑向大門去。）來了！漢保！來了！

祖安（退到左前角）別那麼做！別那麼做！

（范妻正在拔門門。敲門聲繼續着。）

祖安（突然想起）狐尾！狐尾在那兒？

（他跪在地上，爬着摸索狐尾。）

范妻（使勁拔門門）祖安！門門緊的很。我拔不起。快來幫幫忙！

祖安 狐尾呢？還留着一個希望呢！

（敲門聲更響）

范妻 你聽見沒有？祖安！你的孩子在敲門。

祖安 它在那兒？它掉在那兒！

范妻（拚命地拔門門）來幫幫忙！來幫幫忙！祖安！你忍心將孩子關在門外嗎？

祖安 它掉在那兒？我找不着。呀！我找不着了——

（此時門外似乎有人將整個身子在門上撞似的！）

范妻 漢保！漢保！我的孩子！等一等！你媽在開你了。好！門門在動了。在動

了！

祖安 我的老天爺！（他摸到了狐尾）在這兒！

范妻 (拔下門門) 漢保！

祖安 (跪在地上，右手舉起狐尾。) 我希望他死！(敲門聲忽然停止) 我希望他的靈魂安寧！

范妻 (全時拉開門來) 漢——

(月光皎潔，冷清清的祇是一陣風。老頭子跪着在禱告似的，老太婆靠在門上喘息着。)

——幕閉——

左右爲難
獨幕趣劇

康民創作

人

丈夫

妻子

母親

弟弟

時

夏天傍晚六時半

景

是一間小小的客室兼作書房。後壁正中一扇窗，向窗外望出去，祇見半棵柳樹隨着晚風擺動。右壁一扇門通外面，左壁靠後面一扇門通內室。後壁右角斜放一張書桌和椅子，旁邊有書架堆滿了書籍和稿本，中間偏左些放一張小圓桌，上面有潔白的桌布，桌旁是兩把椅子。一張小沙發放在台的右前角離開圓桌約三四步路

。壁上掛着許多外國男明星的照片。

開幕時丈夫從門外走進，他現在很疲倦的樣子，天熱，他脫下面裝上衣便隨手擱在沙發上，又將領帶解鬆些，捲起襯衫袖子。打開水壺想喝些水，他搖一搖水壺，壺是空的，懷喪地仍將牠放在書桌上。走向窗外噓一口氣，幸虧有些晚風給他一點安慰。他倚着窗口遙望天空，默默的想着，天漸漸昏黑。他似有所得，轉身走到書桌前坐下，扭開桌燈，取出稿紙和筆，便埋首寫他一篇未完成的傑作。一分鐘後，妻子進門便扭開電燈，室中大亮。她穿得很漂亮，可以稱得起是一個豔麗的少婦。她手中拿一個紙包。

妻 哈羅！今天的電影簡直是好極了，我可以打它九十五分，一定可以九十五分

！一同去看戲的牛小姐馬太太都同聲說好！你啊！你不去看真是太可惜了。（她在圓桌邊的椅子上坐下，向丈夫望望。丈夫用心寫作，一直是好像沒有聽見也沒有看見什麼似的。）噯！你那篇東西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寫完？看

見你像傻子一般發呆的寫，就叫我討厭！（她打開紙包）噯！過來，你瞧！我還買了一張照相，就是今天電影片子裏的男主角，泰倫鮑惠爾，他真是太好了，看了他就覺得羅勃泰勒沒有味兒了。你過來看，過來看哪！

夫 唉呀！你別吵好吧！

妻 那你過來看呀！

夫 （厭煩地）我不要看！

妻 （有些着惱，站起來拿着照相走向他身旁。）我偏要你看！（放在他眼前）好不好？

夫 （沒奈何）好！好！好了，你進去休息一會兒吧！

妻 不！我特地給它配好了照相框子，你得替我掛起來。

夫 你擺在這兒再說吧！

妻 馬上就要掛。

（丈夫不睬她，繼續的寫。妻子俯下身去，在書桌的底下一只抽斗內取出繩子，釘，錘。）

夫 唉！你省一點兒事吧！謝謝你！

妻 （將照相，繩子，釘，錘都送到丈夫面前。）我不許你寫了，你先給我掛起來！

夫 （站起指着壁上的許多照相。）你自己瞧！羅勃泰勒，賈萊可拔，克拉克蓋博爾，埃洛弗林，李却葛林，璵瑪希拉，洛麗泰揚……現在又來一個什麼泰倫鮑惠爾，此地又不是明星陳列所，告訴你，這是我的書房！

妻 你的書房？我的會客室！

夫 會客室？你還要會客室？哦！你的兩位貴客牛小姐，馬太太，我可真有點兒受不住，多謝她們，每來一次，我的頭痛毛病就準發一次！

妻 我不來跟你吵，祇要把照相馬上掛起來！

夫（走向書桌坐下）請便吧！

妻（生氣）你不掛？

（丈夫不理她，握起筆來準備寫。妻子捶桌作聲攪擾他，丈夫沒奈何，忍住氣，站起向妻望望，接過照相等物。）

夫掛在那兒？

妻（得意地相着壁上）嗯，我看——

（跑到左壁）這兒，掛在這兒吧！

夫滿屋子全掛上了明星照相，而且一大半倒是男的。

妻唷！你還吃乾醋嗎？好了，別囉嗦了，掛吧！

（丈夫昂起了頭，高舉雙手捧着照相和釘，錘，試找位置。妻子退到右壁小沙發前，一手撐着腰，校正他敲釘的位置。）

太高了一點……又太低了一點……再高一點，（丈夫蹣跚起足跟來）嗯，好了

，嚶，往左一點，一點點……再往左一點……不，我說是再往右邊一點。

夫（不耐煩的轉身來）高，低，左，右，頭都弄昏了；你自己來吧！

妻 好先生！你就耐點兒性，掛好了還要寫東西呢！

（丈夫祇得轉身再掛。）

高一點兒，……再高一點兒……再高——

夫（向着壁說）再要高一點兒，就替我拿把椅子來。

妻 好了，夠高了。往左移一點點，再移一點點——

夫 得了，你馬虎點吧！

（他用錘將釘打進去，掛好照相，噓一口氣，掏出手帕揩汗。）

妻（微笑着望望壁上的照相。）不好，這個位子不落樣；還得移一移。

夫 哎呀！你就饒了我吧！再移一移可就把我命都得移了。

（他快步走向書桌，坐下，定一定神想繼續寫作。妻子退一步坐在沙發

上，剛剛一屁股壓住丈夫的西裝。丈夫却巧一眼望到，連忙跑過來拿衣服。）

喂！留神一點兒！我的西裝，才是昨天燙好的。

（他將西裝放到書桌前椅子背上。）

（母親從門外上）

哦！媽！你回來了。

母 唔！（滿臉不高興的神氣，疲乏地坐在圓桌邊向台下的椅子上。）

夫 打牌又輸了嗎？

母 真倒霉！今天清早聽見烏鴉叫，就是一個不祥之兆，出門的時候，手一鬆，手提夾子掉在地上，我就知道今天倒運，打牌準輸錢。

夫 那你不會轉身進門，在家裏坐個半天，瞧它怎麼倒運輸錢！

母 （怒）要我不打牌，我寧可輸錢。

（妻子一撇嘴，表示不滿。母親看在眼裏。總算耐住氣沒有發作，起身走進內室。）

妻 這幾天媽老是跟我嘔氣。輸了錢找我發洩；你瞧，剛才我一句話也沒說，衝着我死瞪眼兒，恨不得把我一口吞下去似的。

（丈夫在寫作，沒理她。）

本來也別提我了，就是你也不在她心眼兒上，祇有她小兒子最好，看那骯髒淘氣的小鬼準沒出息，偏是她捧得像寶貝似的，真叫人肉麻。

夫 （不耐煩）哎！這麼大熱天，你一個人嘍咕不累嗎？

妻 （冒火，站起）噢，我得罪了你的媽媽，你的弟弟；又是我不好，又是我不好！

夫 我那兒說你不好，我是體惜你，天熱，叫你保養一點兒精神。再說，一個人在背後說人壞話，我終歸是不贊成。

妻 說壞話，我在背後說過什麼壞話？哼，連你也這麼說了，叫人家聽見，真的以爲我壞到什麼樣程度了。你自以爲良心好，可是再好些，人家也不見你情。我從來就沒見過像你這樣的傻子！

夫 對，對，是我傻，好了，你就別再往下說了吧！

妻 不！我要你說！今天一定要你說說清楚，是我錯了，還是你媽錯了？

夫 都沒有錯。哎，什麼「你媽」「你媽」的，不一樣是你的媽？一點兒沒有規矩，我真不知道你嘔什麼氣？媽輸錢也沒輸你的，回來也不會得罪過你一句

話——

妻 她衝着我死瞪眼兒，你瞧見沒有？

夫 沒有瞧見。

妻 （逼上去）沒有？你沒有瞧見？

（弟弟上，他是十四歲左右的孩子，此刻混身淌着汗，還黏有着泥土，

大概是剛踢毽球回來。）

弟 沒有瞧見？沒有瞧見什麼呀？啊唷！累死我了。（他坐在小圓桌邊的椅子上，兩隻髒手便往鋪着白桌布的小圓桌上一攔。）

妻（急忙跑過來）哎，這樣髒的手！（拿起雪白的桌布察看上面的污手印。）你看，真討厭！

弟 什麼？你討厭我？我告訴媽去！（轉身走向內室）

夫 弟弟！

弟（回來）她爲什麼要討厭我？

妻 誰叫你把髒手攔在——

弟 我的手髒？（跑近妻）你瞧，髒在那兒？（他淘氣地更將髒手往妻穿的新衣上擦去。回身就跑。）

妻（趕過去打弟弟）你這小鬼！哦，我這件衣服完了，我這件衣服完了！

（弟弟被打，便往地上一躺，直着嗓子喊叫。）

弟 嫂嫂打我！嫂嫂打我！

夫 （焦急，去扶弟弟站起。）唉！弟弟！快站起來！這像什麼樣子？

（母親從內室出來，妻負氣往台前小沙發一坐。）

母 什麼事？誰打你？我做娘的沒有打你，誰敢打你！

夫 媽！沒有事，嗯，一點兒小事；媽！你就別管了吧！

母 小事？打死了人也是小事？（向弟）誰打了你？你受了冤枉儘管說，站起來！

弟 （站起）我一回家，嫂嫂看見我就說討厭，我要進去，她又趕過來打我。

妻 （氣急敗壞的跑到弟弟面前）你自己做的事呢？

（拿起桌布）你看！（指身上的污手印）你看！

母 再打吧！討厭他就打死了他！哦！我的胃氣痛又發了，唉呀！

夫 媽！怎麼啦！（扶母坐）你坐一會兒，我倒點水你喝。（去倒水，可是壺裏

沒有水。）水也沒有，媽！好一點兒了吧？

（母微微點頭，妻仍坐到小沙發上。）本來是一點兒小事情，弟弟！憑良心說，你打痛了沒有？那麼大驚小怪的，累媽又生氣，（弟弟破涕而笑）你看。還笑呢！

母（向弟）快進去洗澡去！

（弟進內室）

妻（走到夫前）你看我就是這件衣服配身一點兒，又給小——（母向妻一望，妻子祇得把「鬼」字縮住。）弟弟弄污了。

夫 洗一洗不就得了嗎？

妻 不！洗過幾回就褪了光彩。

夫（走回書桌想繼續寫作，便隨口安慰她）那麼再給你做一件好了。

母 哼！老婆做衣服就有錢，我做娘的問你拿幾塊錢，那一次不是推三阻四的。

一娶了老婆就把做娘的丟得遠遠的，古話說得一點兒也不錯；女兒替女婿生，兒子替媳婦養。

夫（給她絮括得寫不下去）媽！你別那麼說好吧！今天媽輸的錢就算我的好了。
妻 哼！

（母向妻一瞪眼兒，兩人又待發作。）

夫 哦！我求你們安靜一點兒，別再來那麼一套了，到頭來總是我倒楣。

（夫握筆繼續寫作，母站起想進內室，但一眼瞥見壁上新掛的照相。）

母 咦？又來一張什麼野男人的相片。

妻 什麼叫做野男人？

母 難道說還是我們家裏人嗎？

妻 你管不了！

母 管不了？我是一家之長，什麼事情都得管！

妻 哼！幾張牌就夠你管了。

母 （轉身過來，氣急敗壞地走向妻。）什麼？你說什麼？

夫 （上前攔住母）哦！媽！您就別跟她計較了。

母 你聽聽看！你聽聽看！她會對我說這樣的話！都是你寵出來的！

（夫扶母在桌旁坐下，妻賭氣坐在小沙發上。）

夫 媽！您快別生氣了，她生成就是這毛性子——

妻 吓！你別跟我吹牛！

母 你聽聽看！你聽聽看！

妻 （站起，挺身向前。）究竟是我先衝撞了你媽，還是你媽先管閒事！你說！

夫 （大聲向妻）又是「你媽」「你媽」的，真沒有規矩，做長輩的教訓幾句小

輩也是應該的！（輕聲向妻）你就委曲了一點別開口了吧！

妻 有理總得講個明白，爲什麼要受委曲？

夫（輕聲向妻）我親愛的！你就記在我賬上，回頭跟我算，現在可別開口了。

（妻坐下）

媽！您還是到裏面去休息一會兒，快吃晚飯了；再生氣，回頭又要發胃病了。

（母氣稍平，但并不走進內室。婆媳二人暫時靜寂。夫以爲調解成功，略現得色，搓搓手走向書桌準備繼續寫作。他那邊剛坐下，這兒母親又發出一聲歎氣。）

母 唉！說起來總是我多管閒事，（望望壁上的照片）可是牆上掛滿了這些野男人的照片多難看呀！

（夫急忙使眼色做手勢阻止妻開口，妻勉強耐住。）

母 現在做媳婦的真是太不守規矩了。

妻 掛幾張照相就算是不守規矩嗎？再說，這照片也不是我掛的。

（夫知道危機又臨，但故作鎮靜，埋首寫作。）

母 我兒子向來不喜歡這些，他現在做文章都來不及，那有空閒掛這鬼照相！

妻 反正不是我掛的，別跟我來說！

母 （生氣）一定是你掛的！

妻 不是我掛的！

母 （站起）是你掛的！

妻 （也站起）不是我掛的！

母 是你掛的，最你掛的！一定是你掛的！

妻 說完了沒有？

母 （更氣）一定是你掛的！

妻 （她一句也不肯吃虧，照樣回敬。）不是我掛的，不是我掛的！一定不是我

掛的，一定不是我掛的！

母 一千個一定是你掛的！

妻 一萬個一定不是我掛的！

（夫再也聽不下去，使勁把筆一丟。）

夫 不許開口！不許開口！

母 誰抵賴就得爛舌頭！

妻 誰冤枉人也爛舌頭！

（夫掄桌大聲喝止她們）

夫 一千個不許開口！一萬個不許開口！

（這一陣大聲居然又把婆媳的爭吵暫時鎮壓下來。）

夫 真奇怪！這麼一點兒小事情也得爭吵。（向妻）就說是你掛的好了。

妻 （冒火）什麼？我掛的？

母 你聽聽看！你聽聽看！還要嘴兇？

妻（怒極）你……你熱昏了，你想一想，剛才還嫌我麻煩，說什麼高，低，左，右的，是你掛的，還是我掛的？（她越說，火越是冒起來，她真想動起武來。）

夫 唉唷！是我掛的！是我掛的！

妻（學母的口吻說）你聽聽看！你聽聽看！

母 是你掛的？你胡說！

夫 媽！掛是我掛的，不過是她逼我——

母 哦！你這沒出息的東西！

夫（他可憐萬分的哀求着）媽！饒了我！饒了我！您就饒了我，你們全都饒了我吧！哦！我祇求你們安靜一點兒！我成天在外面做牛做馬，賺來的錢還不夠用；回家來再打算綫一點心血寫成幾篇東西換點兒錢。我并不是不愛休息，誰生下來就犯勞碌命的？我巴不得到裏面去躺一會兒，我這樣拚命爲的是

什麼？爲的是什麼？你們玩了半天回來，好在有的是精神，一見面就吵，一見面就吵！我要不是少了幾個錢，我早就分了兩個家。——

母

好！你們把做娘的丟開吧！我知道你們都在討厭我！

夫

媽！你別這樣說！媽！我們決不要存意見，你一直是那麼愛撫我的，我還記得在我結婚的那一天，許多親友向你道喜，說你好福氣，你那天不儘是迷迷的笑；第二天還向我贊美媳婦兒的話呢！媽！你祇當她是親生的女兒看待，她要是毛性子，壞脾氣發作的時候，您老人家就當她是在撒嬌，別跟她計較。

（妻聽得不高興，轉過身去，夫又向妻說。）

你呢，我親愛的妻！我們不是常說：你的都是我的，我的也都是你的嗎？我的媽就是你的媽，就如親生你的一樣。媽就有過分的地方，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母向夫含怒地望了一眼）好了，從現在起——（他左手拍拍母的肩膀

（我親愛的媽——（他右手拍拍妻的肩膀）我親愛的妻！爲了中間——（他拍拍自己的胸膛）我的分上，永遠不再爭吵！我祇要看見我的家庭安靜愉快，那我就是成天做苦工也是甘心樂意的了。

（他掏出掛錶看時候，快步走向書桌。）

哎呀！已經七點鐘了，快讓我寫完這一段，就要開晚飯了。

（夫坐下，執筆沈思，母望望妻，妻看看母，各含怒意地別轉了頭。母忽然又歎口氣打破了片刻的沈寂。）

母 唉！想起你爸爸在世的時候也常常說在外整天做牛馬，我聽了非常難過。現在你也是這麼說，好像全是爲了我。其實……唉！

夫 媽！我剛才是在火頭上隨口的一句話。決不是故意說給你聽的，請你不要誤會！

母 我是在顧憐你，辛苦了一天，回家應該休息了，文章也不用再寫啦！

夫 可是家用不夠呢？

母 少看幾次電影，少買幾張野男人的照片，少買幾瓶香水就夠了！

妻 少打幾天牌，少輸些錢也就夠了！

夫 噯！又來了！又來了！

母 我輸了你的錢嗎？

妻 我用了你的錢嗎？

夫 （站起走向兩人中間）都對，大家都對！你沒輸她的錢！你也沒用媽的錢！

這……這……這簡直是要了我的命。

母 你化了我兒子的錢！

妻 你輸了我丈夫的錢！

（夫搓手，左右爲難，焦急地在兩人中間來回走着。）

母 你不要臉！

妻 你不害羞！

母 你……你敢罵我？天打死你！

妻 你還迷信的老腐敗！

（夫槌圓桌大喊）

夫 不許開口！不許開口！

母 哦！氣死我了……你……你祇會化錢！不會做事！

妻 你祇會賭錢！

母 你這敗家精！

妻 你這賭鬼！

（夫焦急，手足無措，忽有所得，到寫字桌前匆匆留下一紙條，拿一卷手稿，拾起西裝，悄悄的溜了出去。）

母 你父親是個大飯桶，你的媽是個不要臉的老妖精！我知道，我知道！

妻 我也知道，你父親開賭場，是個大騙子，你兄弟是無惡不作的小流氓！
母 胡說！胡說！我打死你這造謠的！

妻 （挺身向前）你敢打？你打？

（婆媳二人正難解難分時，弟從內室出來。）

弟 怎麼？媽！打她！嫂子最壞！我幫你打！

妻 小鬼！滾開！

母 唉唷！痛死我了！我的胃病！哎呀！快倒一杯水給我。

弟 （走向書桌倒水，搖搖水壺。）該死！水也沒有。噢？哥哥呢？

（他瞥見字條）哎呀！不好了！哥哥走了！

妻母 （全聲說）什麼？

（弟拿字條走向台中，妻趕過去看，母也一手捧着小腹走過去看。）

弟 永別了。

母 那怎麼好？

妻（急忙走向書桌）哎呀！糟了！他的稿紙也帶走了。

母 他真的走了？

弟 永別了！那就是說永遠不回來了。

妻 他一定又是到東方旅館去了，上一次他不是爲了寫一本小說，一個人在東方

旅館住了一禮拜嗎？

弟 永別了，他永遠不回來了！

母（着急）快去追他回來。你知道他一定到東方旅館去嗎？

妻 大概是的！

母 快去把他拉回來，我們一道去！

妻 好！即刻就去！

弟 他一定不肯回來的，他寫明白是永別了哩！

母 真急死我了。

妻 媽！剛才都是……我不好，不聽他話，頂撞了你。

母 不！是我不好，多說了廢話。噯呀！他真的會永遠不回來了嗎？

妻 我想祇要找到他，扯耳朵也把他扯回來。

母 那麼快走了呀！

妻 快走！我們一司去！

弟 我也去！

（妻轉身向門外走。母跟上去，走了一步又停住。）

母 喂！等一等讓我喝點水。

弟 剛才對你說過，水沒有了。

母 哎呀！真要命！走！快走！

（母走出門後幾步又急匆匆回來把燈熄了，很快的跑出去，拉上房門。）

舞台上烏黑黑，靜悄悄。忽然電燈又亮，是丈夫面帶勝利的微笑，輕輕的溜了進來。放下西裝和手稿，向窗外噓一口氣，揩去額上的汗。轉身走到書桌前隨手將水壺打開，可是空壺。他頹然坐下。幕徐徐閉。）

康民創作

永久的朋友 四幕劇

定價

三

角

總經售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如欲排演本集
各劇須向中國
圖書雜誌公司
轉得作者許可

著 者

康

民

總 經 售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四馬路三百八十號

印 刷 所

人文印書館

山海關路四〇六弄四〇號

實價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廿九年一月初版

AZ

002377